

繪畫藝事。千錘百鍊

中國繪畫發展史，簡直就是一部民族活力的衰退史。先秦時代的圖案畫蒼勁有力，漢唐時代的人物畫雄健飄逸，明代趨向纖柔，清代則瀰漫着一片臨摹之風，食古不化，缺乏獨立的風格。

一個成功的畫家應該要有豐富的創意，雖然原理原則不變，但畫技與畫法却可以千變萬化，妙筆生花，不落俗套，從心所欲，各臻神妙，雖含古意而更有新奇的表現。

張大千認為繪畫乃千錘百鍊的藝事，無法一蹴可成，必須循規蹈矩，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走去，大概的程序是這樣的：

- 第一、臨摹——勾勒線條以求規矩法度。
- 第二、寫生——了解物理、觀察物態、體會物情。
- 第三、立意——人物、故實、山水、花卉，雖然是小景但要有大寄託。
- 第四、創境——自出新意，力去陳腐。
- 第五、求雅——讀書養性，擺脫塵俗。
- 第六、求骨氣，去廢筆。
- 第七、佈局為次，氣韻為先。

第八、遺貌取神，不背原理。

第九、筆放心閒，不得矜才使氣。

第十、揣摩前人，要能脫胎換骨，不可因襲盜竊。

潑彩潑墨書風三變

呂佛庭認為張大千的畫風有三變，在他四十歲以前是「以古爲師」，四十至六十歲之間是「以自然爲師」，六十歲以後則是「以心爲師」。

觀審歷代名家繪畫，眼看手臨，心領神會，由模仿而後自創新意，就是「以古爲師」；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暢遊名山大川而胸羅丘壑，觀察鳥獸蟲魚則廣識萬物面貌，就是「以自然爲師」；因目疾而不能作纖細工筆，遂突破傳統，痛快淋漓的試行「潑墨」和「潑彩」的技法，竟然氣勢磅礴的進入另外一個嶄新的境界，就是「以心爲師」。

古有所謂「破墨」者，先以淡墨勾定輪廓，乃分凹凸；形體已成，漸次加濃，令墨氣淹潤，常若濕者，復以焦墨破其界限輪廓，或作疎若於界處。濃墨不破便無層次，淡墨不破便無韻味，以筆濡淡墨去破濃墨，更用清水去破濃墨，統稱之謂「破墨」。

古亦有所謂「潑墨」者，先以濃墨約定通幅之格局，務使山石林木相映照，而有氣勢相通之勢，於相

接虛實處，再以淡墨落定，蘸濕墨一氣寫出，再以淡筆籠其濃處，如主山之頂，峯石之頭及雲氣掩斷處皆是也。以「墨」為主，以「筆」為輔，作畫之前必須成竹在胸，以大筆飽汲水墨，落墨如潑，一氣呵成，墨中有水，而臻於元氣淋漓之致。古時雖然早已有「破墨」和「潑墨」的繪畫技法，但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和欣賞，甚至還有人否定它在繪畫上的價值，但是張大千却大膽的予以振衰起敝，不但「潑墨」而且運用石膏、石綠、赭石來「潑彩」，把現代的精神和古代的傳統揉合在一起，一大片，一大片的色彩潑灑在紙上，再勾畫景物或添加人物，表現出他心中的情和景，遂創造出大千居士藝術生命的高潮，也揉合了東方與西方藝術的差距，為中國的繪畫推向一個生機蓬勃的境界。

筆墨紙張樣樣講究

書畫家大都講求紙、墨、筆的選用，張大千自然也不例外。

張大千認為寫意畫要用「生紙」，因為生紙能潑墨，工筆畫要用「熟紙」，因為熟紙不滲。生紙是用膠礬水拖過，熟紙則是要花人工用木槌捶熟，因此生紙既不易受墨，而且板滯澀筆；熟紙質地細膩堅潔，寫字作畫時既不滲亦不滯。古人造紙，十分考究認真，不肯偷工減料，唐宋時代的古紙最好，其次就是「宣紙」了，一說是宣州涇縣所造，另一說是明代宣德宗所發明，以檀樹皮為原料，雪白潔淨，質地細膩，書畫皆宜。

書畫所用的紙張還有「麻紙」、「竹紙」、「皮紙」及「綾絹」，各有優劣點，端視書畫的內容而進行取捨了。

談到「墨」的學問可就大啦！古代製墨十分考究，有所謂「輕膠五萬杵」者，以松煙和膠搗之，又黑又亮，方為上乘之選。唐代以「易水墨」最為名貴，南唐時「微墨」興起，宋代兗州東山多松，燒出來的松煙色澤黑膩，製成的「兗墨」馳名天下；明代「微墨」更上層樓，內和冰片，可當藥用，傳世者已成古董；清代乾隆朝御製的又黑又亮，光彩奪目，尤為上品。據說是拿前朝碎墨重加製造，上有「大清乾隆年長春園精造」字樣，每歲新春，朝廷以之賞賜文臣，得之者視為無上的寵遇。

「油煙墨」最宜繪畫，因為有光澤，「松煙墨」只是黝黑，並沒有光彩，但可用來渲染人物的髮、鬚、髭、鬚。近代造墨粗製濫造，甚至以煙肉煤煙製墨，就不適合繪畫了。更有罐裝墨汁，用起來雖然方便，但是一經模糊，沾上水墨漬擴散，轉瞬間便一場糊塗了。

用墨之道，首重一個「勤」字，製墨既需要「大白深凹三萬杵」，磨墨更需要耐着性子「非人磨墨磨人」了，昔時鬻字的潤格另加一成「墨費」，就是付給磨墨書僮的報酬。張大千嘗言：「得筆法易，得墨法難；得墨法易，得水法難。」又說：「最簡單也最重要的，硯池要時常洗滌，不可留宿墨；宿墨膠散，色澤暗敗，又多渣滓，畫畫寫字，都不相宜。」

關於「筆」的歷史十分久遠，都說是蒙恬發明的，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，各國均有毛筆出現，楚國謂

之「聿」、吳國謂之「不律」、燕國謂之「拂」、秦國則謂之「筆」。那時秦國大批徵發天下隸卒，冊籍浩繁，爲了書寫簡便遂發明了「隸書」，及削木爲管，縛毫爲筆，因爲北方沒有竹子，當時的筆桿是以小木條四條細紮而成，跟着蒙恬修築長城的地步流傳開來，後世遂誤認毛筆係蒙恬所發明。

張大千選筆講求的是尖圓銳齊，面面俱到，他在五十歲以前擅長工筆花鳥，而初露頭角時更以工筆水仙揚名滬上，而贏得「張水仙」的雅號；那是因爲自幼飽受母氏及姊姊的薰陶，先攻工筆花卉所打下的堅實基礎。因爲工筆花卉，首重勻稱纖柔的線條及傳彩設色，因此在毛筆的選擇上非常苛刻，當時滬上楊振華所製的毛筆，最爲張大千所欣賞，每次訂購，都是大、中、小各五百枝，一直到舉家遷往巴西，用的還是從上海帶出來的毛筆呢！

藝壇主盟妙到毫巔

毛筆製作原料以紫毫、狼毫、鷄毫、兔毫爲上乘，次焉者爲羊毫、鴨毫甚至黃麻亦可製筆。張大千萬里投荒到達巴西以後，十分珍惜他從上海帶出來的一些舊筆，再不就是設法在臺北、香港、日本等地選購，總想以上等材料再製一批稱心如意的毛筆來使用，但是始終未能如願。

民國五十二年張大千在倫敦舉行畫展，偶而看見一種十分名貴的平頭水彩筆，據說是牛毫製成，想起當年在滬上時楊振華曾經用馬毫製筆，遂託人幾經周折，購得了一磅牛毫。

「牛毫」是黃牛耳朵內的毫毛，稀疏的幾根而已，要二千五百頭牛才能採集一磅，的確是得來不易。他把購得的一磅牛毫帶到日本，委託頗負盛名的「玉川堂」及「喜屋」兩家製筆店代為精工製造，光是製筆的工錢就花了七百多美金，結果經過細挑精選，才製出毛筆五十枝，連同牛毫的價錢，每枝成本約合二十五元美金之譜，等於臺幣一千元了。

這樣名貴的毛筆總該有個響亮而高雅的名字才是啊！心想既然用的是牛耳毫，則執此筆猶如執牛耳，於是靈機一動，何不就命名為「藝壇主盟」呢？這種筆的好處很多，能吸水飽墨，彈性也就是所謂的腰勁奇佳，用起來十分得心應手。

寫字畫畫講求的是：濕筆要重而秀，渴筆要蒼而潤。而且還有所謂：要平、要重、要圓、要轉、要拙，總之用筆要明潤而重厚，不可灰黯而模糊。「藝壇主盟」用起來簡直是盡得毛筆的妙諦，欣喜之餘忽然又想到當初命名雖然語意雙關，而且也非常貼切，只是不明就裡的人，如果單從字面上來看，似乎就要覺得用筆的人太過狂妄了，如此看來，實不便由自己獨自享用，反而在往後的日子裡，拿來作為名貴的禮物饋贈至交好友，畢卡索就曾得到過幾枝，有人認為「藝壇主盟」是恭維畢卡索的畫藝成就，其實根本就不那麼回事。

鐵筆治印內含玄機

張大千能畫、能書、能詩，而且也擅長鐵筆治印，施朱布白，章法奇橫古媚，莫可名狀，每次刻印章大動之際，由構思、寫字到選石、動刀，往往經年累月而樂此不疲。「大千世界」陰、陽文印章各一方，就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
張大千認爲印章是方形的最好，圓形亦可，若腰圓天然形則有失莊重，均不宜用。工筆畫宜用周秦古璽，元朱滿白；寫意畫可用兩漢官私印信的體製；除名號印而外，間或可用詩意的閒章，拿來做壓角的用場，但這類閒章，印文要採古人的成語，與畫面適合的爲宜。

好的印章必須要配合好的印泥，方可相得益彰，印泥自然是以硃砂最好，硃膘次之，硃砂紅紫，硃膘橘黃；印泥也是越陳越好，顏色才越顯得沈凝古艷。現在以洋紅製成的印色十分美觀，但不能經久而不褪色，硃砂及硃膘則越久越艷，真是神奇無比。

據李順華編輯「大千居士己丑以後所用印」統計結果，張大千所用的印章不下三十來個，當代治印名家例如：鄧爾疋、王福厂、陳半丁、簡琴齋、方介堪、陳巨來、方月忱、齊白石、賴立夫、臺靜農、于非厂、張祥凝、吳少猷、張丹農、曾紹傑、王壯爲、趙鶴琴等，幾乎無不爲他治過印。高陽則把張大千用過的印章分爲六大類如后：

第一是名號印——如「張爰」、「季爰」、「張季」、「張爰之印」、「張爰私印」、「大千」、「大千居士」等。

第二是別號印——如「八德國長年」、「下里巴人」等。

第三是齋館印——如「大風堂」、「八德國」、「摩詰山園」、「環菴」、「可以居」等。

第四是收藏印——如「大風堂珍藏印」、「藏之大千」、「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」、「別時容易」、「大風堂漸江殘雪箇苦瓜墨綠」、「球圖寶骨肉情」、「敵國之富」等。

第五是紀念印——如「獨具隻眼」、「一目了然」、「得心應手」、「以介眉壽」、「春長好」等。

第六是點綴印——如「摩登戒體」、「關渾沌手」、「是何意態」等。

印章使用，大有學問，除非必要，絕不用印，而且什麼印章用在什麼畫面上都大有講究，有時爲了顯示尺幅千里的浩渺之感，寧可在山石雲霧之上題款用印，而不願在空白處着墨佈朱，遂能使不畫處亦有畫，使觀畫者的思路隨着空白延伸，而漸入蒼冥。

除上述而外，張大千經常使用的印章還有「大千唯印大年」、「長共天難老」、「一初唯心透」、「可以橫絕峨嵋嶺」以及「雲坡錦瑟爭爲壽」等，值得一提的是經常見諸於畫幅上的「大千父」印章，一般人多不解爲何意，其實「父」字古意爲「寫」，也就是「大千寫」的意思。

督教日本名師裝裱

中國繪畫講求詩、書、畫三絕，再加上金石紙墨等，而成爲一種綜合的藝術。

中國繪畫用的是紙和絹，質料柔軟，受到水浸墨漬以後，反而凸凹而起皺痕，不像是西洋畫布或畫版那樣的平整無痕，因此必須加以裝裱及襯托，加上瓷、犀、黃楊、紫檀或象牙製成的「軸頭」來拉展，並配以色調一致的綾絹嵌襯，才能益顯其華貴的價值。

黃天才敘述張大千訓練一個日本裝裱匠的經過說：在東京麻布區的一條僻巷中，有一間不起眼的「黃鶴堂」，主人目黑三次是北海道新瀉縣人，十四歲投師學習裝裱書畫，基本技術早已爐火純青，經過了張大千的嚴格要求與大力指點，竟然使其更上層樓，入於藝、進於道，已使他成爲國際公認的中國書畫裝裱專家了。

「黃鶴堂」裡曾經裝裱過不少珍貴名蹟，單是「大風堂」的珍藏，每次張大千都不厭其詳的交代每幅書畫的年代，背景及內容，務必要在修補整理時，恢復原蹟的內涵及精神，並保持其傳統的風貌；目黑三次虛心受教，因而技藝大進，無與倫比。張大千對於目黑三次愛護有加，督教不遺餘力，甚至還帶他前來臺北，參觀故宮博物院的古人名蹟呢！

好畫送人散戲彩頭

中國畫家贈畫的歷史很早，遞上「敬求法繪」的帖子，等畫幅送來以後，再以物品或金銀奉贈的情形，在唐代就已經屢見不鮮了；到了宋代更有專以繪畫爲生計者；繪畫出色當行，不但是財源滾滾而來，兼

可以之爲「敲門磚」而求得一官半職者亦所在多有。明、清以還，掛起來賣或待價而沽者，更是司空見慣的事；不過繪畫終究是雅事，成名以後的畫家，互相酬贈或分文不取而贈人的，往往在質量與數量上，要比換取金錢者要多得多。

張大千的好畫差不多都是送人的，受之者自然珍如至寶，而他尙自嘲說：「送人家畫兒，人家還嫌沒處掛呢！」他非常念舊並重視友情，只要攀得上一點關係，立刻慨然贈畫而毫不吝惜。

有一次一位外籍人士由長江三峽入川，攜來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贈給張大千，他捧着這包泥土爲之大慟，恭謹的供在先人靈位之前，後來這位外籍人士，曾多次得到張大千的贈畫。

有一年張大千到日本東京的「賢崇寺」看梅花，正值瑞雪初降，梅蕊飄香之際，忍不住折了一枝在手，張伯瑾開玩笑的說他折花是犯罪的，非要他畫幾幅來抵罪不可，他也笑哈哈的答應了。

另有一位海外老友，曾經得過張大千不少贈畫，都被他陸續變賣花用，暮年時頗思一遊歐陸，仍然來函向張大千索畫以壯行色；在別人看起來這簡直是形同無賴嘛！但是張大千念及舊情，仍然是照畫照送不誤。

凡是與張大千有深交的好友，都得到過他的贈畫，至於題款則分爲兩種，一種是題「上款」，一種則是不題「上款」。凡是他尊重而且有相當地位的人，送畫必題上款，並往往題明送畫的緣由；不題「上款」的畫，等於變相的接濟，受之者可以隨時變賣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張大千每逢農曆新年除夕夜，總愛與全家大小同樂擲骰子玩耍，他事先畫好一幅畫，然後召集大人、小孩、傭人等一齊圍在桌前，誰擲出「狀元紅」，那幅畫就歸誰所有。（狀元紅也就是三隻骰子全是紅點）

目中有神耳中有料

藝術界人士自有其生活天地，陶醉在他的興趣與愛好之中，往往與現實生活脫節。奇裝異服者有之，不修邊幅者有之，蓬頭垢面者有之，過過邊邊者更有之；一般人或認為他們是在標新立異，其實乃自然而然所形成的現象，不足為奇也。

有前清遺老名陳劍秋者，一生收藏書畫頗豐，見多識廣，遂精於鑑賞，刻有「目中有神」印章一方，凡經其鑑定的古人書畫無偽者，蓋上這方印章，一般人便堅信不疑，在書畫市場上流通，無疑是獲得了品質保證的有力證明，但是有一次却被張大千愚弄了。

張大千臨摹了明末金陵四公子侯方域、冒辟疆、方密之、陳定生所書的四幅條屏，在漢口公開展覽，並標高價求售。陳劍秋一見大喜，瀏覽竟日，不忍離去，嘆為難得一見的真蹟；等他決定向張大千洽購時，張大千慎重其事的對他說：「這四幅條屏實係假時仿作，怎好欺瞞您老！」陳劍秋心想：「豈止不是目中有神，簡直就是有眼無珠。」從此以後毀掉印章，再也不敢以鑑賞權威自居了。

鑑賞古人書畫的真假確非易事，有些仿造的書畫比真蹟還要出色，有人以氣韻分辨、有人以筆觸鑑別、有人以紙張評判、有人則以印章區別，不管有多大神通，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看不走眼。張大千有一套獨覺鑑別的方法，歷代紙張的滑膩柔澀各有不同，用紙質鑑定古人書畫的真偽，來幫助眼力的不足，竟然百無一失。

據說名畫家任伯年，頭髮經常數月不加梳理，每值頭上奇癢時，輒以篦子梳刮，髮屑中夾雜着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等各種色料，紛紛自髮際飄落，那是因為揮灑作畫時，偶而搔首助思，而沾染上去的啊！無獨有偶的是張大千每年三大節令的理髮，必然附帶挖耳，每次在耳中都會掏出一些五顏六色的耳屎，當然也是揮灑作畫時，搔耳助思時留下的痕跡。

美食專家小費通神

都說張大千是美食專家，全世界的珍饈美味都被他嚐遍了，真個是溫承天府，得福獨厚；但他却說論起美食他比不上吳三桂，講起氣派他比不上十弟張君毅呢！

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，引清兵入關，雖然趕走了闖賊李自成，但清兵却賴着不走，擄奪了大明的江山；吳三桂以平西王的身份開府雲南，儼然是小朝廷一個，修築宮室，廣徵美女，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尤其是對於「吃」的方面，簡直是到了前無古人的窮凶極惡程度。

據說吳三桂嗜食豬肉絲，是先把活豬趕着跑一段路，然後命庖人用刀把活豬的大腿肉血淋淋的割了下來，切絲爆炒，鮮嫩可口，無與倫比。這種吃法十分殘忍，簡直是「惡食專家」了。論起闊氣要算是他的十弟張君綬張大爺了，張君綬當年二十歲不滿，以富家公子氣勢流連滬上，每次進館子先賞小費大洋兩元，然後才開始點菜，約合一桌酒席費用的小費，着實令飯店的掌櫃嚇了一跳，反正家裏有錢嘛！因此張大爺的氣派馬上傳遍了十里洋場。有一次他說要吃羊腎湯，伙計說是賣完了，掌櫃立刻命人把後院養着的活羊宰殺，摘出腎臟來熬湯，以供張大爺大快朵頤。

張大千喜歡可口的食物，並不一定全是最珍貴的材料，他雖然遍嚐世界各地的食品及菜餚，但却總對在花蓮一個老朋友家裏吃過的一次晚飯念念不忘。那次他是到花蓮尋幽探勝兼訪奇石的，住在一個姓閩的朋友家裏，閩家的後園面積不小，瓜果蔬菜一應俱全，籠中有鷄，池裏有魚，張大千跑了一天，正值饑腸轆轤之際，閩姓朋友原準備在飯店裏宴請這位貴客，但是張大千却說：「不必，你們隨我來！」

他們進入後園，張大千指着一隻鷄說：「不大不小，正好作油淋子鷄！」又指着池中的一條魚說：「把這條撈上來，就是一盤上好的豆瓣魚！」再指着菜畦說：「啊呀！這四季豆可作乾煸四季豆，這茄子可作魚香茄子，這空心菜嘛！就素炒好了。」說着說着，一隻鴨子蹣跚而來，張大千笑哈哈的叫着：「再加上一個薑片鴨子，今晚的菜就够豐富了！」

大夥兒在張大千的指揮下一齊動手，一個時辰過後，一桌子熱騰騰，色香味俱佳的晚餐，吃得盆乾碗

淨，快意無比。事後張大千時常懷念起那次晚餐真是痛快過癮，並解釋說：「也許是太餓了，晚食當肉嘛！餓者易爲食啊！不管怎麼說，最難得的是樣樣新鮮，件件乾淨，不是外面館子裏能夠吃得到的。」

生意最多兩次上當

「大千」的名頭十分響亮，因此一般生意人多拿來當成招牌名稱，像是「大千百貨」、「大千皮鞋」、「大千飯店」、「大千書局」、「大千銀樓」、「大千遊樂場」、「大千公寓」，甚至還有「大千當舖」。因此就有人向張大千開玩笑說：「你的生意作得真多啊！」張大千還樂哈哈的答：「都是小買賣，多承你照顧啊！但是有一個地方你不能去喲！那就是『大千樓』，那是一家妓館呢！」說罷相對鼓掌大笑。

說起當舖，張大千說：「家有萬貫，一時不便，當舖也算是濟人急難的一種行業，我這一生就曾經兩次進過當舖，第一次是在上海，有一天路過大舞臺，看見海報上寫着汪笑儂演唱『馬前潑水』，一時意興盎然的想去聽戲，一摸口袋却分文不名，因爲我時常有不帶錢的習慣，於是腦筋就動到身上穿的新馬褂上面了。」

「這件馬褂才第一次上身，用的料子是高級的西裝料，連扣子也是高級袖扣，價值十八元大洋，朝奉準備給我十元，我却說：『祇當一元。』因爲張大千知道大舞臺的票價是八角，外加一角茶資，一角瓜子

，剛好是一元，再多了也派不上用場，所以只要一元就行了。

這天張大千聽戲聽得渾然忘我，散戲後匆匆回到住處，第二天想起他的新馬褂，想要去贖回來時，當票却遍尋無着，算起來這一次聽戲竟花費了十八元大洋。

還有一次上當舖是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，一時家裏的匯款接濟不上，不得已只好把一件皮袍拿去當，那時正值盛夏天氣，如果拎着件皮袍出去，一定會被人起疑，爲了面子問題，事先命工友爲他叫了一輛黃包車，在宿舍門口等着，張大千穿上皮袍跑下樓來，坐進黃包車裏已經滿身大汗了，皮袍送進了當舖，汗流不止呢！

故都三絕獨鍾臉譜

早年張大千在北平時，與平劇名伶余叔岩交稱莫逆，兩人時常相約到「春華樓」去吃飯，「春華樓」的掌櫃白永吉菜做得最好，時人稱他爲「故都第一名廚」，有人就說：「唱不過余叔岩，畫不過張大千，吃不過白永吉，可謂故都三絕。」

於是好事者便趁余叔岩與張大千前往「春華樓」吃飯時，要安排他們三人合攝一張照片，余叔岩手拿胡琴作自拉自唱狀，張大千手執畫筆作揮毫作畫狀，白永吉則手操鍋鏟作調味烹飪狀，稱之謂「三絕圖」，看到過這張照片的人無不笑得前仰後合。

張大千認為國劇是一門綜合藝術，無論是唱腔的抑揚頓挫，舉止的剛勁及嫵媚，特別是服裝的華麗，佈景及道具的簡潔，無不符合藝術的格律，其中尤以臉譜，簡直已經囊括了繪畫的神髓。

試想：以簡單而鮮明的色彩在臉上塗塗抹抹，就能把劇中人的個性、年齡、職業、忠奸正邪、善惡好壞，完完全全的表現出來，使觀眾一目了然，不看劇本，便能窺見梗概，產生感情的激動，真是神奇無比，這不啻就是最高明的繪畫藝術，可惜一般人習焉不察，任其逐漸沒落，良可慨嘆也。

到底還是沒有完全被人忽略，張伯瑾就曾收集了一千多種臉譜，包括崑腔、秦腔、梆子、皮黃、粵劇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張大千看見了連說：「妙極了！妙極了！務請借我兩月，以便一一勾繪，廣為流傳。」

張大千把這批臉譜帶到巴西的「八德園」中，一年後仍不見歸還，張伯瑾託湯惠蓀順道取回，張大千信中有云：「南歸以來，頗為病累。前假尊藏臉譜，逡巡未能模寫，殊為悵憾。」後來這些臉譜已經編印成書，定名為「國劇與臉譜」。張大千對張伯瑾說：「幸虧您託湯君把這批資料要回，否則三次搬家，萬一不幸散失，不但這些寶貴資料無法再找，您的大著也就無法完成了。」

扶桑三絕各擅其勝

日本有所謂「三絕勝景」者，亦即本州北部濱海的「天橋立」、本州東北部仙臺縣的「松島」，以及

廣島附近海中的「宮島」。

「天橋立」是海中的一條砂石長堤，蒼松聳翠，曲折有緻，橫貫海中，彷彿長橋似的直通至煙水無盡處；登上附近的高處，彎下腰來從雙腿間倒着看過去，另有一番虛幻而燦爛的美感。有一次張大千前往遊覽，步行於長堤松蔭中，海韻盈耳，心曠神怡，詎料天候驟變，狂風驟雨不已，除了全身濕透以外，差點沒被狂風捲進海裏，事後曾有紀事詩云：

不辨風聲與水聲，冷然挾我逐風行；

婆娑十萬龍蟠樹，一一春雷起蟄鳴。

「松島」星羅棋佈的散置於東海岸，一個個怪石嶙峋，青翠可愛，駕舟曲折航行於島羣之中，景色瞬息萬變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彷彿是上天的遊戲手筆，在地球上創出如此玲瓏可愛的美景。張大千既喜在遠處遊目騁懷，更喜在諸島中穿梭來去，他認為人間仙境莫非就是此地乎？因有詩云：

鴻濛鑿破萬靈開，畫向乾元嘆大哉！

此是天公餘興耳，移松附石作盆栽。

「宮島」位於廣島外海，乘輪渡海，遙望「嚴島神社」依山面海，猶如神仙宮闕，島上蒼松蔽日，怪石聳立，白浪滔天，潮音陣陣，令人頓消塵慮而有出世之感。張大千認為此處乃「三絕勝景」之最，因有詩云：

卍字欄杆亞字橋，禪房何處不通潮；

騰猿抱子爭松菜，馴鹿呼羣啾藥苗。

佛家說：「桑下三宿，乃生戀情。」在中日斷交前，張大千每隔三兩年總要前往日本一次，每次大約住上三數個月，看山看海、逛廟宇、會朋友、買辦繪畫用品、吃吃中華料理，到日本時多半住在橫濱附近磯子鎮外的「借樂園」，曾有詩云：

隔歲重來別有情，花花葉葉競相迎；

老夫愛尚與人異，萬卉中無一本櫻。

嬌小玲瓏，善解人意，性情聰慧，無微不至的山田小姐，便成了張大千的紅粉知己；下次再來的時候，徐雯波夫人與山田小姐隨侍左右，有一天出遊時張大千忘記了帶手杖，連聲問道：「我的手棍呢？」徐雯波夫人以標準的成都口音酸溜溜的答說：「唉呀！你已經一邊有一根手棍兒了，還要手棍兒來做啥子？」

平生三恨惟一缺陷

彭淵材嘗言：「平生所恨者五事耳！一恨鱒魚多刺；二恨金橘太酸；三恨尊菜性冷；四恨海棠無香；五恨曾子固不能詩。」聞者爲之大笑不已。張大千則認爲平生有三大恨事：「一是梅花不併海棠開；二是

夫人管制太嚴；三是老年不能開懷大嚼。」梅花盛放於春前，海棠爭開於春日，兩花本不同時，民國七十年冬天，張大千「摩耶精舍」的後園中紅梅盛開，真個是「肯作小桃紅杏色，祇餘清瘦雪霜枝」；而天井中的海棠亦顛巍巍的在枝頭綻放，認為是難得的奇景，乃有詩云：「從此人天無缺陷，梅花聘了海棠來。」

徐雯波夫人對於張大千的生活起居照顧的無微不至，另外還有四位護士，輪番服侍一切，張大千時常像小孩似的大發牢騷說：「簡直就是四人幫嘛！而我太太就是她們的頭子，不准我這個，不准我那個，唉！我真是倒楣透啦！」至於不能開懷大嚼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加上幾種宿疾在身，自然不能任意吃喝，須知除了藥物而外，物理治療及食物治療或禁忌對病情亦大有幫助；因此徐雯波夫人對張大千的飲食管制尤為嚴格。

真真假假假真真

齊白石說：「畫得太像是媚世，畫得不像是欺世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：畫家筆下所出現的景物，要在像與不像之間，才能充份表現景物的氣韻，及作畫者的風格和才情。

張大千說：「抽象畫是由繁入簡的一種過程，對一個畫家而言，具像的路子走完了，難免會走入抽象。」馮幼衡問他：「如果抽象的路子也走完了怎麼辦？倘若一味抽象下去不也是另一種僵化麼？」張大千

天真的沉吟了一會兒笑着說：「妳倒把我問倒啦！哎呀！抽象畫這個東西，不能不懂，我們就算不懂也得裝作懂啊！」

誰都知道張大千對於鑑定古畫，有他獨到的功力與見地，暮年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他忽然悟出明代文徵明的作法頗有道理，於是凡屬請他鑑定的古時名家書畫，他一律說是真的，就是仿製他的作品，他不但一口承認，還煞費苦心的在原幅上塗塗改改，使那幅假畫更像是他的真蹟。因為文徵明的習慣作法，就是對想買書畫而請他鑑定的人，一概說是真蹟，因為要賣畫的人，一定是因為家貧無以為生，才忍痛割愛，藉此得以活命；而想買畫的人，手頭必然有幾個閒錢，既可助人於危難，而又不傷大雅，何必要忍心拆穿呢？張大千更認為買畫的人既然花了高價錢，就算是假的，又何必指出來，讓人家後悔傷心呢！真假並不重要，只要擁有它的人認為是真的，也就有了它的價值。

早年張大千可不是這樣作法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一點也不肯含糊。有一次張岳公拿了八張石濤冊頁給他鑑定，張大千一眼便看出是假的，於是說：「題款是真的，畫却是假的。」岳公聽他這麼說，便輕描淡寫的把那些冊頁交給他，說：「既然畫是假的，就放在你那裡好囉！」

那些冊頁上有許多石濤朋友的題字，專門造假畫的李筠庵把題款挖下來，貼到他描摹的假畫上，而真畫上面則蒙着照寫一遍假題款，這樣一來，一份就變成兩份了；一份是真款，一份是真畫，既不容易識破，而且兩份都可以取信於人。後來張大千還會把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展覽，讓世人作一比較呢！

張大千從不諱言自己以前所作的假畫，公然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陳列，一幅是「大英博物館」的巨然繪畫，一幅是「瑞典博物館」的梁風子畫猿，一幅是「夏威夷博物館」梁風子的睡猿圖，這些畫幅都是經過國際專家以科學儀器審定，而共同簽字以後買去的，實際上却是出自張大千之手，爲了維護那些專家的顏面，所以始終不肯正面說破。

